



說演唱 叢書5

女运输兵

NÜ YUNSHUBING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目 次

催肥記 (相声)	徐光 傅惠元 (1)
縫兜 (山东快书)	張銘超 (9)
在公路上 (山东快书)	馬俊榮 (14)
女运输兵 (山东快书)	李培基 (19)
一盤棋 (山东快书)	胡貴吉 (28)
不再当文盲 (山东快书)	尹志明 (36)

相声 (相声)

光 傅德元

乙 我們倆給大家說一段相聲。

甲 今天晚上到會的人可真不少，說明各位對這個大會非常重視。

乙 人家是來看我們的文藝節目，您……

甲 不！主要是聽我對有關科學方面的報告。

乙 報告！象話嗎！

甲 不！探討。

乙 甚么探討啊！

甲 給大家解釋解釋，引引路。

乙 這也不挨邊兒！

甲 科學呀！科學就是研究客觀事物發展規律的一種學問。

乙 喲！您還真有兩下子。

甲 那可不，我對科學就有研究。

乙 您算了吧！咱哥倆天天在一塊說相聲，您什麼時候研究過科學呀，別開玩笑。

甲 怎么開玩笑！懂科學的人一看就知道。

乙 怎么看哪？

甲 您看我科學不科學？

乙 我看您呀……（打量甲）

甲 啊。

乙 ……不科学。

甲 哪儿不科学？

乙 哪儿都不科学。

甲 那我看您就科学。

乙 我哪儿科学？

甲 嘴跟耳朵。

乙 嘴跟耳朵怎么科学？

甲 嘴不长，耳朵不大。

乙 废话！嘴长耳朵大，我成猪啦！

甲 对了。

乙 啊？还对了，你怎么骂人呢？

甲 唉！可见你对猪的用处認識不足！

乙 它的用处再大，也不能把我和猪相比呀！

甲 猪在我們的国民經济中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是有着非常大的作用的。

乙 （急接）这誰还不知道，猪肉可以吃，猪鬃可以制刷子，猪皮可以制革，猪粪可以肥田。

甲 完啦？

乙 啊。

甲 就照您这么一說，証明您对猪了解的不透。

乙 那么您一定很透彻啦！

甲 这个自然！

乙 那您說說，咱們也長長見識。

甲 猪肉可以做罐頭。

乙 多新鮮哪。

甲 猪鬃可以做牙刷，擦炮筒那大刷子……

乙 啊！不管小刷大刷子，还是制刷子啊！

甲 猪鬃还可以出口换回来机器，怎么样？

乙 行。

甲 猪皮……可以做皮鞋、皮包、皮带……

乙 得得！还是皮革呀！

甲 还可以做“冻儿”。

乙 “冻儿”是甚么玩艺儿？

甲 “冻儿”您都不懂？

乙 不懂。

甲 就是前天咱俩喝酒时候吃的那玩艺儿嘛。

乙 猪皮“冻儿”啊。

甲 是了。

乙 粪哪？

甲 粪还可以做沼气发电，可提出维生素 B12、汽油、煤油、
瀝青油……总而言之，一头猪可以提出48种以上的药品和
化学剂。

乙 有这么大用处？

甲 要不說您很重要哪！

乙 甚么！

甲 猪很重要。

乙 您說清楚点！

甲 因此我們就要大量发展养猪事业。

乙 可不是嘛，不但能满足人民生活需要，而且对其它工业、
科学有很大贡献。

甲 所以我对养猪这项工作非常热爱，我就不分晝夜的来研究
如何能使猪快点胖。

乙 （纠正）快点肥。

甲 胖肥一个意思。

乙 一个意思分在哪儿用，比方說您到服装店做衣服去，对掌櫃的說“我体格長的胖，您量尺寸时候量肥一点”，这就受听。你若不这么說就吹啦。“掌櫃！我体格長的肥，你量尺寸时候給我量胖点，”这象話嗎？

甲 是不大受听。

乙 以后說話得注意，多学习学习。

甲 所以我就想，要想使猪快肥呀，就得参考古今中外历史書籍，找找理論根据。

乙 对。

甲 可是找遍了我們家的藏書閣，也沒查着有关猪的事儿。

乙 噢。

甲 最后找着一本，上面談到猪的事儿，我心里这个乐呀。

乙 这可太好啦。

甲 可是看了半天和猪快肥联系不上。

乙 那是甚么書？

甲 是这个……“西游記”。

乙 啊！这跟猪能联系上嗎！

甲 “西游記”里不是有个猪八戒嗎！

乙 也是。

甲 正在这工夫公社来人告訴我，叫我到吉林省磐石县学习学习生猪快肥的經驗。

乙 这是好机会。

甲 我收拾好东西，打好行李，坐火車就去啦，可是到那儿一看哪……

乙 怎么？

甲 怎么养那么些印度象啊。

乙 印度象？

甲 是呀，可我又一看，这象怎么鼻子短哪，再說也沒象牙呀。

乙 嘿！这可新鲜。

甲 等我到生猪快肥委员会一打听呀，才知道，人家那不是印度象。

乙 是甚么？

甲 肥猪。

乙 肥猪？咋長了那么大的个儿。

甲 是呀，我就想八成是……气吹的。

乙 沒听说过。

甲 不然是人家喂的好。

乙 嚶。这还差不多。

甲 淨吃人参。

乙 啊！給猪吃人参！那得多少人参？应该打听打听。

甲 是呀！我詳細一打听呀，才知道主要是由于王德山同志研究出来一套生猪催肥法。

乙 甚么叫生猪催肥法？

甲 首先，人家那儿养猪場卫生条件好，每天打扫兩三遍，又能积肥又卫生。

乙 那么干淨？

甲 您喜欢嗎？

乙 啊。

甲 明几个把您介紹去。

乙 干么？

甲 参观参观。

乙 轉的眞快呀。

甲 其次就是給猪甲状腺內注射牛奶和蛋白，或者割除甲状腺，您知道甲状腺在哪儿？

乙 在哪儿？

甲 就在这儿（指乙腮下）。

乙 往哪儿指呀。可人家王德山同志怎么能研究出这种先进办法哪？

甲 主要是由于学习了六中全会的決議，認識到提高人民生活的重要性，特别是副食品生产的重要，所以才解放思想，敢想敢干，他根据人的甲状腺要是破了，就長大个儿这个道理，运用到猪身上啦，这一試驗不要紧，一头猪一夜工夫就快肥三十八斤。

乙 真快呀！

甲 要不說猪八戒都乐了哪！

乙 您等等！这跟猪八戒有甚么联系？

甲 有血肉不可分的联系。

乙 那么密切？

甲 您听我說呀，养猪場里有一头猪，叫花腰子，就是采用这种办法催肥的，这个花腰子，是头母猪。就是猪八戒……它二姨。

乙 啊！猪八戒它二姨也在那儿！

甲 是呀！您一定認識。

乙 我，不認識。

甲 猪八戒在天上，听說它二姨肥啦，心中好快活，就来到了磐石县养猪場一看，“嗚呼呀！”（学京剧白）……

乙 怎么还“嗚呼呀”！

甲 猪八戒大吃一惊（京剧白）“嗚呼呀！俺老猪，自出世以来，随同师傅西天取經，誰人不知，何人不曉。今天到此

怎么却比不上凡間諸兄如此肥胖，嚟，想必是餐餐山珍海味，享盡人間清福，也罷呀——‘咚’！……”

乙 “咚！”是怎么啦？

甲 一头扎到猪圈里不走啦。

乙 噢！他也要催肥。

甲 是呀！偏巧王德山同志又研究出一种新的催肥法。

乙 甚么法？

甲 用胡椒面。

乙 胡椒面？

甲 就是把猪尾巴割个口儿，往上面抹。

乙 这法儿是怎么研究出来的？

甲 这是根据其它地方給猪尾巴上針灸，猪就能快肥。

乙 那怎么能肥哪？

甲 主要是起刺激作用，血液循环的快。

乙 噢！我明白啦，胡椒面是辣的，也起刺激作用，血液流通的快就能快肥。

甲 是呀！今天偏巧猪八戒赶上啦，大伙一看，猪圈里屬他最小。

乙 是啊。

甲 就給他抹。

乙 对！給他抹。

甲 猪八戒一看，嚟！怎么还来这么多人哪，一定是送菜来了。哎，哎！怎么还“咯吱”哪？

乙 “咯吱”干甚么？

甲 哪儿是“咯吱”啊，那是把他稳住好綁它。

乙 噢！怕它跑了。

甲 “哎嚟！别打拌呀，怎么还扯腿儿呀！哎哎，怎么还扯尾

巴哪！”“噗”把他按倒啦。尾巴割个口儿，就往上抹胡椒面儿，这一抹不要紧，猪八戒說話啦。

乙 他怎么說的？

甲 “你們干甚么啊——噲噲噲，干甚么捆我，啊？”

乙 給你抹胡椒面。

甲 “抹那玩艺儿我受得了嗎？”

乙 讓您快肥。

甲 “那玩艺儿太辣呀！”

乙 胡椒面嘛，不辣。

甲 “这我不成了五香醬肉了嗎！”

乙 燉的时候省材料。

縫 兜 (山东快書)

張 銘 超

銅板一打响叮咚，
俺唱段爱惜公物的小家庭，
女当家的人称龔大嫂，
上班的名叫龔德成。
大老龔今年三十二，
十八岁学徒期滿当木工。
干的活一連五年沒廢品，
因此他光荣榜上挂了名。
龔大嫂和他同年岁，
精神头不亞于当年穆桂英，
街坊中大事小事都到場，
人夸她心眼好使办事公。
这一天大老龔忙着上班去，
留下件夾袄叫她縫。
大嫂說：“剛剛补过沒兩天，
又是哪儿出毛病？”
老龔說：“上次你沒縫补好，
还是那块出窟窿”。
老龔說罢往外走，
龔大嫂嘴里直嘟囔：

“莫非你兜里長了牙，
若不然怎么三天兩头出窟窿！”
她把夾袄拿在手，
就覺着沉甸甸的直嘍嘍。
她順手往兜摸一把，
“哎喲”！把大嫂扎的一拘攣。
她扯开兜口仔細看，
原来是裝了半兜大鉄釘。
她一边看着一边想，
心里头七上八下直翻騰。
怪不得这兜子一勁儿破，
鉄打的兜子也得出窟窿。
这釘子本是公家物，
为什么把它拿回自家中！
大嫂她想嘗想着來了气，
不由得坐在炕上瞪眼睛，
上班的，你真越活越轉向，
干出了这样的丑事情；
明着里你工作积极又进步，
暗着里拿公家的东西理不通！
工厂对你千般好，
同志們对你胜过亲弟兄。
你吃点喝点我不惱，
为什么偏偏貪財愛小儉鉄釘！
（白）气坏咧！
一扭身把夾襖扔到炕梢去，
“沒心思給你补来給你縫，

等你下班回来后，
这笔账我得跟你算个清！”

龔大嫂生了一天气，
轉眼間到了晚上七点鐘。

在往常她把碗筷都放好，
三番兩次出門迎，
大嫂想，今天我不伺候你，
飯菜在鍋你自己盛！

（白）真翻儿了。

且不言龔大嫂她生悶气，
大老龔下班回家中。

一进屋就把大嫂叫：

“哎！我說，你可真消停，
为什么不把桌子放，
为什么还不把飯菜盛？”
大嫂說：“桌子你不会自己放，
飯菜你自己不会盛！

伺候好人我情愿，
伺候小偷不光荣！”

大老龔不知这是哪越淡，
也不知这是刮的哪股风。

“說我偷了东西可得有贓物，
不知你有啥凭証？”

大嫂說：“自己做事自己曉，
何必別人来挑明！”

老龔說：“你乱七八糟閑扯淡，
把人憋的直发憊。”

大嫂說：“我倒先要問問你，
夾襖兜为什么一个勁的出窟窿？”

“这……”

（白）漏餉啦！

“另外我再問問你，
哪儿来的这些大鉄釘？”

“工地的。”

“工地的釘子本是公家物，
拿到家来为何情？

你自己思来自己想，
盜竊公物可有罪名哩！”

（白）扣上啦！

大老婆如夢方醒哈哈笑，
叫一声“多心的媳妇你是听：
鉄釘本是公家的，
可有些人扔个仨倆的不心疼，
看到我就把它揀，
揀起裝在我兜中。
每天都揀七八兩，
到現在揀了十斤还挂零。
昨晚間保管人員都开会，
我只好把釘子帶回咱家中。
看起来你这心眼还不少，
以后可不兴沒头沒腦乱批評！”
雙大嫂听了这番話，
轉怒为喜臉发紅，
都怪自己性子坏，

惹得丈夫把气生。

“上炕吧，你上炕吧，就当没有这碍事，
桌子我来放，
饭菜我来盛，
你压压火消消气，
气坏了身子我心疼！”

大老龔忙了一天有点睏，
吃完饭脫巴脫巴睡蒙朧。
龔大嫂她可沒睡覺，
坐在灯下不消停。
打开櫃拿出帆布一大块，
剪下一块迭双层，
青綫兩股合一股，
小針脚一上一下密密地縫。
龔大嫂一直忙活到十多点，
老龔他睡醒一觉咬了声：

“哎！我說你咋还不睡，
莫非你要熬个眼睛紅！”

大嫂說：“眼睛熬紅我愿意，
为的是叫你揀鉄釘。”

大老龔爬將起来上前看，
不由得心中一陣喜盈盈：

“你若是早縫这个帆布兜，
何必你三天兩头补窟窿。”

大嫂說：“誰叫你不早点告訴我，
难道說，只你愿为社会主义建設立大功！”

在公路上（山东快書）

馬 俊 榮

一條公路寬又長，
鑽天楊樹列兩旁，
汽車馬車來同跑，
滿載矿石奔鋼廠。
這一天清早下小雪，
西北風刮鼻子刮臉凍的慌。
大老張駕着汽車跑的快，
開足馬力飛一樣。
老張他开着車子心高興，
哼哼呀呀把歌唱。
唱了個“人民公社好”，
唱了個“全民大煉鋼”，
唱了個“我的飛燕解放牌”，
你多拉快跑快跑多裝。
他正然高興把歌唱，
只覺得，汽車叭啦啦的一勁响，
跑了几步灭了火，
喂！機器零件出了故障，
大老張這里急忙把汽車來刹住，

下了汽車細端詳。
可能是油管堵住不过油，
再不然就是白金把嘴張。
他上半身鑽進車頭里，
嗨！手冻的象猫咬一个样。
大老張猫腰正把車修理，
从正北来了一个大姑娘。
这姑娘年紀不过十八九，
兩只大眼水汪汪，
騎着車子蹬的快，
轉眼来到汽車旁。
这姑娘来到車跟前，
噢！这汽車为啥停在半道上？
啊！原来是汽車出了毛病，
你看这司机修車正在忙。
冻的他，直跺脚，
还直甩手搓巴掌。
这姑娘翻身把車下，
把自行車立在大道旁。
走上前来忙开口：
“同志，你的車子出了啥故障？”
大老張正然低头把車檢，
嘿！从哪儿来了一个老大娘？
不用說她准是要搭車呀，
嗨！今天可对不起老大娘。
“老大娘，今天車子坏了零件，
要修好也得一炷香。”